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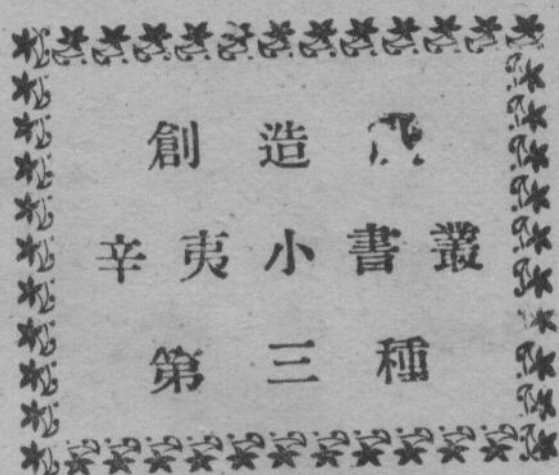
葛蘿集

創造社

辛夷小叢書第三種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初版

創造社



創造
叢書
辛夷小書
第三種

集 羅 薦

(全一冊)

權 作 著 有

著 作 者

郁 達 夫

發 行 者

趙 南 公

印 刷 者

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

泰東圖書局

上海四馬路

特約代售處

重慶唯一書局
各省各大書局

實售大洋二角五分

獻納之辭

風雨晦明之際，

作我的同伴，作我的犧牲，

安慰我，仕奉我的

你這可憐的自由奴隸！

請你受了我這卑微的獻納罷！

在這幾張紙上流動著的，

不知是你的淚呢？還是我的血？

總之我們是沈淪在

悲苦的地獄之中的受難者，
我們不得不拖了十字架，
在共同的運命底下，
向永遠的滅亡前進！
這幾張書就算了你我在途中，
爲減輕苦悶的原因，
偶爾發的一聲嘆聲罷！
奉獻於
我的女人

著者

一九二三，七月二十八日

葛蘿集目錄

- 一、獻納之辭
- 二、目錄
- 三、自序
- 四、血淚
- 五、葛蘿行
- 六、還鄉記
- 七、寫完了葛蘿集的最後一篇

萬 羅 集 目 錄

薦蘿集自序

自『沈淪』見天日以來。匆匆的歲月，已經歷有兩年。回想起來，對『沈淪』的毀譽褒貶，都成了我的藥石。我本來原自知不能在藝術的王國裏，留戀須臾，然而惡人的世界，塞盡了我的去路，有名的偉人，有錢的富者，和美貌的女郎，結了三角同盟，擯我斥我，使我不得不在空想的樓閣裏寄我的殘生。這事說起來雖是好聽，但是我的苦處，已經不是常人所

能忍的了。

人生終究是悲苦的結晶，我不信世界上有快樂的兩字。人家都罵我是頹廢派，是享樂主義者，然而他們那裏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？唉唉，清夜酒醒，看看我胸前睡着的，被金錢買來的肉體，我的哀愁，我的悲嘆，比自稱道德家的人，還要沈痛數倍。我豈是甘心墮落者？我豈是無靈魂的人？不過看定了人生的運命，不得不如此自遣耳。

半年來因失業的結果，我的天天在作夢的腦裏，又添了許多經驗。以己例人，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，我的這幾篇小說，只想在貧民窟，破廟中去尋那些可憐的讀者。得意的諸君！你們不要來賣罷，因為這本書，與你們的思想感情，全無關涉，你們賣了讀了，也不能增我的光榮。

我可以不再多講了，因為我所欲講的，都寫在後面三篇小說裏，可憐的讀者諸君——請

你們恕我這樣的說——你們若能看破人生終究是悲哀苦痛，那麼就請你們預備，讓我們携着手一同到空虛的路上去罷！

一九二三・七・二八午後

敍於上海的貧民窟裏

血淚

一

在異鄉飄泊了十年，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。或是暑假裏，或是有病的時候，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，但是複雜黑闇的中國社會，我的簡單的腦子，怎麼也不能了解。

有一年的秋天，暑氣剛退，澄清的天空裏時有薄薄的白雲浮着，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，在晴朗的日中，正一天一天減退下

去的時候，我又害了病回到故鄉來。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著，新聞雜誌上，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。我一回到家裏，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，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。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，胸中却是喜歡得很，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，我就不得不呆了。他們問說：

「你主張什麼主義的？」

我聽了開頭的這一句話，就覺得不能作答

，所以當時我祇吸了一口紙烟，把青煙吐了出來，用嘴指著那一圈一圈的青烟，含笑回答說：

「這就是我的主義。」

他們聽了笑了一陣，又問說：

「共產主義你以爲何如？」

我又覺得不能作答，便在三炮台罐裏拿了一枝香烟請那問者吸，他點上了火，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。我又笑著說：

「我已經回答你了，你還不理解麼？」

「說什麼話！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

。」

我就指著他手裏的香烟說：

「這是誰給你的？」

「是你的。」

「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？」

他們大家又笑了起來。我和他們講講閑話，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，——因為他們

都是高等小學的學生——覺得非常痛快，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。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意的樣子，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。

有一天晚上，南風吹來，有些微涼，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，所以夜飯吃完後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，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裏看青天裏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。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：

『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，究竟在那裏學些什麼？你看我們東隣的李志雄，他比你小五歲，他又不上外國去，只在杭州中學校裏住了兩年，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，時常來對我們講的。今年夏天，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，被人家請去了麼？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講，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。』

我聽了這一段話，也覺得心裏難過得很。

因爲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化，那些有光彩的事情，却一點也做不出來。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，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，所以我的同鄉，沒有一個人知道我，我的同學，沒有一個人記著我，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，也疑惑我起來了。我眼看著了暗藍的天色，儘在那裏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，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，便又非常柔和的說：